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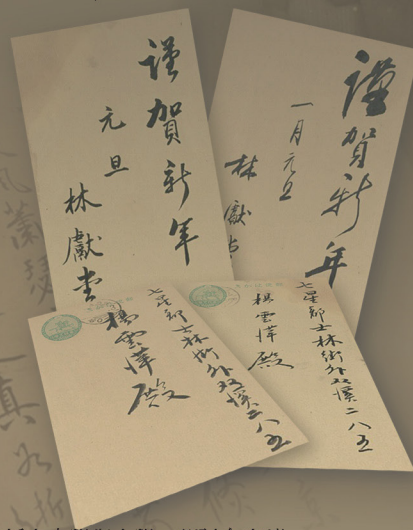
忘年之交

— 獻堂仙與雲萍師^{*}

許雪姬^{**}

而秋風蕭瑟
放之時光陰迅速真如
想起居而雲萍忽至
至遊作罷於此一日東北
真相不遠樂何如
明日北上寓於高義
君有暇請過我
歲暮此奉問並候
秋安

十月十七日



* 本文原為替楊雲萍教授作壽所寫，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楊雲萍教授之史學與文學」研討會宣讀，翌年楊老師仙逝。二〇〇六年初修訂，敬表悼念之意。同時謝謝楊教授的公子楊恭熙醫師授權在「楊雲萍先生資料庫」完成後上網供各界使用。當然更要謝謝林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將〈灌園先生日記〉授權由中央研究院出版。

**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一、緣起

過去研究台灣史鮮少處理歷史人物的交友圈，或探討同儕團體間如何互相影響，主要原因是所存的資料不足。筆者自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起開始主持「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利用每週一下午二時～五時在中研院台史所進行，目前已邁進到第七個年頭，解讀到一九五一年；另集結解讀結果出版一系列的《灌園先生日記》，已出版十二冊（至一九四〇年）。在《灌園先生日記》中我最感興趣的史料之一是日記中有關台大歷史系楊雲萍教授（以下敬稱省略）的記載。

我在台大歷史所七年，博士論文〈清代臺灣武備制度的研究〉由楊雲萍指導，在學中修過楊雲萍開的「台灣史研究日文名著選讀」（這課程是開給我一人修的課程）、「南明史研究」及博二的必修課「日人之中國史學研究」，可說是台大歷史所博士班學生中修課最多的。上面三門課除了南明史研究因修課的何傳馨（現任職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不通台語，楊雲萍不能不用國語授課外，其餘都用台語講課，在學術殿堂中能聽到台語課，真是一大享受，也使我的台語大大進步。我和唯一的同班同學劉淑芬¹都擁有一本「楊子語錄」，記載楊雲萍天馬行空的上課內容；即使不翻這本冊子，我仍記得楊雲萍在上課時不斷提起林獻堂先生（以下敬稱省略）多麼器重他，邀他去霧峰置酒吟詩、品茗清談，老師神往地回想過去，吟出詩句，我還依稀記得一句「醉拍闌干情味切」，劉淑芬也還記得「好酒原來發醉晚，夜深星斗數欄干」二句。

以林獻堂在台灣社會上的地位，楊雲萍受到重視必定是難以忘懷的，但是楊雲萍日治時期的作品中談林癡仙、論林幼春等霧峰林家詩人，也談到以林家爲首的「櫟社」，卻隻字不提林獻堂；即便提到梁啓超來台，也只提梁

1 本文承同窗好友劉淑芬（目前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閱讀一遍，並提出修改意見，謹致謝意。恭喜她在本年二月得到「胡適紀念研究講座獎」。



「館於台中林氏萊園」，²不提林獻堂半個字。甚至林獻堂在台葬禮，也未曾見到楊雲萍的弔文。上述現象使我懷疑楊雲萍所說是否有所誤差！

幸得林獻堂有〈答雲萍〉一詩，內容在向楊雲萍解釋何以尚未將《海上唱和集》寄贈，³詩中將其一天的生活如實鋪陳，非相當知交，定難以此入詩。

戰後在《民報》也看到楊雲萍兩首有關林獻堂的詩，即〈似林獻堂先生〉、⁴〈閒閱棋譜忽憶灌園先生口占寄似〉，⁵兩首皆戰前的作品。

2 楊雲萍，〈深夜錄—記林幼春先生及其他〉，收入氏所著《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一九九三年），頁六〇四。

3 林獻堂，〈答雲萍〉，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Ⅲ，卷二遺著、軼詩，頁三五～三六，總頁二四六～二四七。〈答雲萍〉：

海上唱和集，約贈未如期，非關懶惰誤，豈是偶忘之。
每因冗事忙，欲寄故遲遲，如下所陳述，聊以報君知。
早起便體操，其次即讀詩，辰初方盥漱，散步繞階墀。
繼以修日記，朝餐近九時，讀報閱書札，可喜間可悲。
庶務須自理，煩雜頗難支，過午稍休息，睡起日西移。
客來常絡繹，至晚仍不離，夜酌數杯酒，大醉始忘疲。
日日皆如是，片刻亦無遺，詩來問失約，此責實難辭。
命價速付郵，到達不復疑，想君讀未竟，大笑一軒眉。
原來海上集，平平殆無奇，廢物或利用，覆瓿信相宜。

《海上唱和集》於一九四〇年刊刻於東京，為林獻堂因足折滯居日本時，與在台日人陳虛谷、陳茂源、謝溪秋、賴員、黃桂華等組成「留東詩友會」，互相酬答之作，也包括在台友人次韻之作。

4 《民報》，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二版。〈似林獻堂先生〉（光復前作）

倚欄忽憶林先生，冷靄蒼蒼夕照明；歲寒後知松柏節，世紛始見舊人情。

登場逐逐稱英雄〔傑〕，赴會囂囂說弟兄；為語村居且健在，讀書例每過三更。

楊雲萍在民國七十三年二月《文訊月刊》第七、八期刊出〈未消瘦的詩魂〉一文，將此詩之名改為〈似灌園先生〉，第五句英「雄」易為英「傑」。這首詩「登場逐逐」、「赴會囂囂」即指汪精衛在日本說「中日乃兄弟之邦」，日本報紙說汪某乃「當世英傑」。楊雲萍對這位在清末曾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並曾寫如下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革命家感到失望，因此寫此詩給林獻堂，告訴他，楊雲萍「是健在的，沒有什麼驚惶，沒有什麼動搖」。林獻堂在〈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讀汪兆銘「之長篇文章在廣東和平放送之全文」，此指汪精衛在八月十日於廣東廣播演講，主張和平運動（見《盛京時報》康德六年八月十一日，第一〇五三八號，晚刊），亦評「余盛稱日本當局能使汪兆銘之深信至於如是云」，對汪不無反諷之意。兩人對汪的「和平運動」都持保留的態度。

5 《民報》，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二版。〈閒閱棋譜忽憶灌園先生口占寄似〉（光復前作）

楸枰一局月痕新，高園寺畔記前塵；何當重對新設局，不賭湖山賭美人。



由上述三首詩，可知兩人頗有交情，而楊雲萍的話是不必打折扣的！

二〇〇〇年楊雲萍駕鶴西歸，我負責整理他留下來的書信，赫然發現有林獻堂寫給他的信八封、明信片四張，還加上一張從未見過的林獻堂老年照片，更加證實兩人間的交情。不僅與林獻堂有交情，他與霧峰林家如林幼春、林階堂等人也有書信往來。⁶

本文由林獻堂的日記、書信，看其眼中、筆下的楊雲萍，並試著描繪兩人間的交誼。這一段未為人熟知的史實，稍可補充《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⁷一書的不足。也稍可「辯正」呂赫若在他的日記中，對第一次見楊雲萍的印象：「他住在半山腰，口若懸河，滔滔不休。雖感佩其風流韻味與文學欲望，終不過是個老式學究而已。我無法同意他稍顯消極的文學觀。」⁸



照片一 林獻堂攝於林宅前

6 楊雲萍師書信整理的結果，發現有林幼春的明信片三，林階堂明信片五，林資彬明信片二，林松齡明信片一，林攀龍明信片一、信函一，林猶龍明信片一，林雲龍明信片三，林涎生明信片二，林夔龍信函一、明信片一，林瑞騰明信片二，呂靈石（林獻堂甥）明信片一。

7 林春蘭著，民國九十一年由台南市政府出版。本書由其碩士論文〈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改寫成。林春蘭一九九四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本書中未提及楊、林間的關係。

8 呂赫若著、陳萬益主編，《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二〇〇四年），頁二七二。



二·相聚談學問

林獻堂生於一八八一年，楊雲萍生於一九〇六年，兩人相差二十六歲。楊雲萍正好和林獻堂的女兒林關關同年，說是一對父子也不為過。林、楊兩人何時認識？由於林獻堂日記現存最早的紀錄為一九二七年，而這年的一月二十九、三十日記著：

晚榮鐘引楊雲鵬〔萍〕來訪，彼今年纔廿一歲，頗有文學之氣味，舊年四月入日本大學預科云。

同雲鵬〔萍〕遊菜園，次到五弟處訪伊若，十時二十分之車歸去。⁹

可見兩人初相見在一九二七年，為葉榮鐘所引介。

林、楊相識後，在楊雲萍留日期間（一九二六·四～一九三三·四）只要林獻堂赴日，一定前往拜會；若回台也必到霧峰一遊，或下棋（圍碁、象棋）、或飲酒、或暢談、或看戲；而林獻堂也很高興看到楊雲萍前來；不論到東京、到台北，都與親如子侄的他見面，¹⁰並應邀赴楊家習靜樓參觀。

林獻堂的思想何以較同時代的士紳開明？他雖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讀書甚勤，對於歐美的文物史地曾有廣泛的涉獵，¹¹他很喜歡和年輕人對談，吸收有用的新知，更喜歡與楊雲萍聊天，聽他臧否世事，並將之記入日記。一九二九年一月林獻堂任《台灣新民報》報社第一任社長，三月一日與專務取締役羅萬俤赴日爭取《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一直到四月中旬才回台。在這期間楊雲萍取郭沫若的小說集《塔》來給林獻堂看，林對其中〈老子〉

9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八十九年），頁五八、五九，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10 見附件二，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七日。信曰：「……愚（林獻堂）預定明日北上寓於高義閣旅館三天，君如有暇，請過我暢談，豈不快哉！」

11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簡歷〉，收入氏所著《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二二。



一篇極為不滿。¹²

楊雲萍和林獻堂談「認識與存在」，¹³也談論日本的文人，楊雲萍「批評日本文壇有名諸人物，大排斥德富蘇峰之文如中學生，鶴見佑輔之著作毫無價值！」林獻堂認為楊雲萍「氣燄萬丈，眼空一切」！¹⁴雖然如此，兩人仍再度談論日本文壇諸名士。¹⁵談論主題當然也脫不了「英雄美人」¹⁶及宗教。楊雲萍在課堂上也一再強調宗教不過是一種道德，因此一生不信任任何宗教，即使虔誠基督教信徒的夫人黃月裡女士也無法「感化」他。楊雲萍在霧峰參加「水曜日宗教座談會」時表示：新約聖經在他只「不過是當作一種文學而已，若云宗教之定義，自來中西學者所云皆無一能合其意。」¹⁷不過夫妻之情終於克服楊雲萍對上帝的陌生，在他生命的最後（二〇〇〇年七月），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¹⁸最終以基督教禮儀辦理喪事。

林楊談論內容以文學、宗教為多，常常有他人在場，如林幼春。¹⁹

12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年），頁一〇五，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余讀其〈老子〉一篇，未嘗研究《道德經》而便加以攻擊，就中所引的例，又皆曲解加誣，真是可恨！唉！中國有這種的刻薄青年，真是中國的不幸！」

13 《同前書》，頁一一〇，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14 《同前書》，頁三二九，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於一九四三年得日本文化勳章，一生著書三百餘種；鶴見佑輔（一八八九～一九七三），後藤新平女婿，著有《母》、《子》、《英雄待望論》、《後藤新平》、《現代日本論》、《チャーチル》等書。

15 《同前書》，頁三三六，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

16 《同前書》，頁三四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士林水源地旁的草亭。

17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二年），頁二一一，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18 黃富三，〈楊雲萍教授事略〉，《國史館館刊》，第二十九期，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頁二〇六～二〇八。

19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三年），頁七六、八七，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二日。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林獻堂歐美之遊回到日本，²⁰秋季在東京養病時，楊雲萍「晨夕過從，情意日深」。回台前賦詩述情，詩曰：「異鄉同作客，一笑偶相逢，煮茗深秋夕，談心未覺慵。……感君相厚意，慰我病無惊，樽酒明朝別，何時訪舊蹤，回首鯤溟島，煙波一萬重。」²¹

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林獻堂偕反對台灣米移入限制委員十餘人赴東京陳情時，在眾議院前被來車所衝撞受傷，²²林之子攀龍、雲龍雖都在東京，但最常到醫院去看林的則是楊雲萍。²³而這之前楊雲萍也託林六龍（姪，階堂長子）送林獻堂《觀堂遺墨》與《文木山房集》二書。²⁴

他在林獻堂面前呈現出年輕人率性的一面，雖令人覺得其氣燄頗高，但林卻很樂於聆聽楊之言論。某次林、楊兩人與林猶龍（獻堂次子）之妻藤井愛子、岳母藤井花子、妹林關關雜談，花子說其所做的和歌被老師讚賞，頗為得意，楊雲萍立刻批評說：「女子所作之和歌無一佳！」²⁵有點殺風景，令在場諸人莫不莞爾。

三．飲酒、下棋、看戲共歡樂

林獻堂喜歡喝酒，有段時期已成為一種嗜好，但對酒量則有所克制，他說「唯酒無量不及醉」，大概十多杯即止；²⁶他也喜歡下棋，以為年輕人缺

20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台灣文獻》，四十九卷二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頁三。

21 附件一，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22 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台北：中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二年），頁三五二，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23 《同前書》，頁三六八，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午餐後雲龍先去，謂今晚將往神戶，既而攀龍亦去，惟雲萍與余雜談。」

24 附件五，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25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八七，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

26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林獻堂傳〉，收入氏所著《台灣人物群像》，頁十六。



少正當的娛樂，容易走入邪道，曾經費盡心力提倡象棋。²⁷林獻堂夫婦亦喜欢看戲（包括電影），²⁸楊雲萍能酒、能棋，又是後輩，自然成為林獻堂的好搭檔，〈灌園先生日記〉曾載：

雲萍來下棋、雜談，晚餐各飲酒十杯。²⁹

有一次楊雲萍往遊鹿港，林獻堂置酒於台中醉月樓宴他，餐後又在日日活咖啡做二次會，楊雲萍「受青琴贈寫真，共述其纏綿繾綣之語，使人聞之捧腹。」³⁰楊雲萍年輕時文雅倜儻，合該受美人垂青；某次他參加羅萬俤開的《台灣新民報》社慰勞宴，在醉月樓亦飲至微醉。³¹醉月樓位在台中火車站前，為王川流所經營的中國式之酒家，店中藝姐都會唱京戲，是當時台中人最重要的交際場所，³²也是搜集情報的重要地點，當時「醉月樓的應接室是憲兵隊的臨時辦公廳。」³³

下棋更是楊雲萍與林獻堂間重要的交流，一九二九年林獻堂為遊說《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赴日時，曾對奕兩次，³⁴前提及〈閱棋譜忽憶灌園先生口占寄似〉一詩，即回憶兩人博奕，期待再有機會對奕。他們也鬥象棋，象棋方面林獻堂似較在行，曾讓楊雲萍一馬，結果是一勝一敗。³⁵一九三四

27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簡歷〉，收入氏所著《台灣人物群像》，頁二二。

28 林獻堂與其妻是標準戲迷，在日記中時有記載。如〈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夜餐後同主人（林獻堂）去大花廳看活動寫真『萬王之王』」；三月四日：「去台中娛樂館看活動寫真，至五時了。題頭時代劇、現代劇，次外國出〔齣〕『ホテル生活』。」

29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頁九七，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30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〇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31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八四，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32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巫永福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台中：民國八十七年，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頁一二九。

33 《霧峰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一三九，〈游禮懺先生訪問紀錄〉。按游禮懺當時任台中憲兵隊通譯。

34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頁八六、九七，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二十七日。

35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一〇，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年由《台灣新民報》主辦的全台象棋爭霸戰，為全台首次，此為林獻堂所提倡，自籌備會到競技前後四天（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楊雲萍都陪著林獻堂到中州俱樂部、台中公會堂等地觀看棋賽的進行。³⁶

不僅如此，楊雲萍也陪林獻堂看戲、看櫻花。³⁷

四·互訪溫舊誼

在林獻堂日記中，記載楊雲萍幾次到霧峰拜訪，先是一九二九年楊雲萍進入日本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後回台，林獻堂去信邀楊雲萍來訪；³⁸林獻堂命人親迎，帶往「別墅」（洪鑪別墅），³⁹相談甚歡，前後盤桓八日。⁴⁰一九三三年楊雲萍歸國後，於五月十八日到霧峰，林獻堂親往台中迎接，回霧峰後，導覽其看一新義塾女學生學習漢文的情況。⁴¹按，一新義塾乃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設立一新會後，⁴²一新會的重要事業之一。又到一新會館看溫瑞安教日語；並參加「水曜日宗教座談會」，⁴³此次也請楊雲萍在日曜日（星期日）的演講會中演講，題目是「看法」，楊雲萍僅說了二十多分，聽

36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七九～八四，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37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頁一〇〇，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同到高圓館看三番（ザンバ，能樂）；四月七日看東踊，四月十日往上野看櫻花。

38 《同前書》，頁三一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39 原名烘爐缺（Hang-lô-khoat），林獻堂在此建屋，易名為「洪鑪別墅」。莊幼岳曾有「次春霖兄訪烘爐別墅韻」，詩曰：「曲徑幽深細草平，隔林時有野鳩鳴；山窗日夕洋無事，坐看歸雲繞竹局。」莊幼岳（銘瑄），《紅梅山館瑣稿》（台北：著者自刊，一九九五年），頁十四。

40 《灌園先生日記（二）》，頁三二八、三二九、三三〇、三三一、三三六，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十二月五日。

41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〇四，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

42 許雪姬、周婉筠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頁一二三，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

43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一一，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眾多不甚滿足。⁴⁴這次來訪，事實上是林獻堂要幫他作媒，他來被「看」（後敘）。

第三次到霧峰是林獻堂邀其來參觀全台象棋爭霸戰，即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十二月七日楊雲萍再度來到霧峰，這次是來報告即將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與黃月裡女士結婚，邀請林獻堂前去當介紹人，⁴⁵林獻堂也回信表示要出席。⁴⁶然而二十日起林獻堂起了惡寒，只好在翌日告知無法前往，⁴⁷但送二十圓禮金，⁴⁸以後楊雲萍還寄「新娘物」給林獻堂。⁴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楊雲萍再到霧峰逗留三日，⁵⁰翌年三月九日，楊雲萍將他在《民俗台灣》的伙伴帶來霧峰，林獻堂日記有如下記載：

44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〇六，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45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四五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

46 附件十二，林獻堂致楊敦謨明信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47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四七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8 當時禮金通常是一、二圓，二十圓應不算少。王詩琅、張維賢、郭秋生、野村幸一，四人合送掛鐘一個、蠟燭一對。見附件十三，昭和九年新十二月吉日〈友濂婚儀蒙賀芳名簿〉。友濂為楊雲萍之本名。

49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八）》（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三年），頁一九，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50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日。



「台北帝大教授醫學博士金關丈夫、⁵¹同大學囑託立石鐵臣、⁵²情報課囑託池田敏雄⁵³及楊雲萍三時來訪。金關研究台灣民俗頗有所得，與之談論一時餘，他之觀察不似一般之偏見狹隘，差為可喜，使金荃導之往遊菜園，留之晚餐，近八時乃往台中。」⁵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楊雲萍為慶祝林獻堂六十二歲生日而來，

- 51 金關丈夫，一八九七～一九八三年，日本香山縣人，筆名山中原二郎。一九二三年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一九三六年来台任台北帝大教授，一九四一年七月與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等創《民俗台灣》。戰後被留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任台大教授。一九五〇年回日本任九州大學教授，一九六〇年轉鳥取大學，一九六二年入山口醫科大學，皆任解剖學教授。一九六四～一九六九年任帝塚山大學教授，對台灣與海南島住民做廣泛的生體調查並發掘遺跡，以此為中心，展開、總結東亞細亞的人類學研究。之後在日本九州、山陰從事調查，他基於土井ヶ濱等彌生遺跡出土之人骨，提出「渡來說」，亦即主張日本人的形成中，朝鮮半島的重要性。著有《胡人ノ匂》（一九四三年）、《木馬と石牛》（一九五五年）、《南方文化誌》（一九七七年）。另在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文學、藝術各方面都有創作，一九七八年度得「朝日賞」。小泉欽司編集，《朝日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九〇年），頁四六七。
- 52 立石鐵臣，一九〇五～一九八〇年，出生於台北。小學時隨任職台灣總督府的父親立石義雄返回東京，入川端畫學校習圓山派，一九二六年起師事西畫家岸田劉生及梅原龍三郎，一九二八年始參加國畫會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三月來台寫生風景，一九三四年七月到一九三六年三月第二次來台，參加台展，參與創立創作版畫會、台陽美術學會。一九三九年十月應台北帝大理農學部之聘來台描畫生物標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返日。在台期間曾於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參與《民俗台灣》的編輯工作，並開始繪製『民俗圖繪』，刊登於《民俗台灣》。一九六二年描繪回想的台灣風物速寫《台灣畫冊》，於一九九六年在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立石鐵臣：台灣畫冊》。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二七四，黃琪惠，〈立石鐵臣〉。
- 53 池田敏雄，一九一六～一九八一年，台灣民俗學者。一九三九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院，於艋舺龍山公學校任教，四年後離職。其後借住青山王宮廟數年，集中心力於艋舺民俗的採訪與研究，成為「艋舺通」，並將所得之資料編成《臺灣的家庭生活》一書，於一九四四年出版。此外，一九四一年編輯「台灣愛書會」印行的《愛書》第十四輯《台灣文藝書志》，內容是復刻、發掘、評介台灣的珍本稀籍。同年七月亦與岡田謙、須藤利一、立石鐵臣等人共同參與金關丈夫創辦的《民俗台灣》，負責主編。此刊為專門研究民俗的學術性雜誌，當時正值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台灣的傳統生活及風俗習慣因此得以記錄，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停刊，共刊行四十三號，是他費盡心血的結晶，亦曾與楊雲萍一起策劃「士林特集號」。戰後與台人女子黃鳳姿結婚，返回日本定居，先於島根縣松江市任《山陰新聞》的記者，再經金關丈夫推薦，進入平凡社編輯室任職，後因胃癌病逝。黃得時，〈臺灣文藝書志和民俗台灣—光復前兩項極有意義的合作〉；洪茂榕，〈懷念連襟義兄池田敏雄先生〉，前述兩文均收入《台灣風物》，第三十一卷二期，民國七十年六月，頁二～五、八～十六。亦可參閱中島利郎編、著，《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株式會社綠陰書房，二〇〇五年），頁四。

54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



林獻堂生日爲十一月二十九日（陰曆十月二十二日）。⁵⁵

翌年二月十四日晚上，林獻堂由楊雲萍來信中得知，將在電台「吟詩放送」，乃約傅錫祺、莊垂勝、張棟梁、林培英四人在莊垂勝處聽。⁵⁶十七日林獻堂乃致信楊雲萍，稱他「聲音瀏亮，風韻悠然，而解釋亦甚中肯，使初學者獲益不少。」⁵⁷並約二十五日在台北見面，至期果相見於永樂ホテル。⁵⁸一九四四年楊雲萍和皇民奉公會文學團體同仁到台中視察戰時中的增產問題，以寫成「皇民文學」，故來霧峰作二日遊。⁵⁹這是楊雲萍最後一次到霧峰見林獻堂，戰後彼此皆忙，兩人見面只能在林獻堂赴台北時。

當然林獻堂也沒有擺出一付老大的架子，他也到楊雲萍家拜訪過。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楊雲萍來霧峰，十二月一日往日月潭，臨行，邀請林獻堂到外雙溪的習靜樓拜訪。⁶⁰習靜樓爲一九二二年其父楊敦謨爲其祖父楊永祿蓋的別墅，楊永祿題爲「習靜樓」：習以性成，說禮敦詩遵聖訓。靜由定得，焚香放鶴樂天年。⁶¹十二月十一日林獻堂帶同秘書溫成龍、連震東抵外雙溪，楊雲萍出迎於途次，在芝山岩下車，由大師道而上，先參觀開漳聖王廟，再看六氏先生祠，當時此祠剛完成，尚在修繕鳥居及欄杆。下了芝山岩沿溪邊小路而行，抵達習靜樓，這時楊母已在家等候。⁶²楊母向林獻堂

55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56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是日召開櫟社理事會於莊垂勝宅，討論櫟社第二集詩稿將截止於二十日。

57 附件八，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

58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雲萍如約來相待，並招（蔡）式穀、（溫）成龍及（林）雲龍、（楊）天佑六人同小酌。」

59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60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頁三三一、三三六，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五日。

61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三年度，頁一三八。

62 楊母得知林獻堂將來宅訪問時，十日先由住居地後龍出發，住在新竹，十一日再坐車到台北，再回外雙溪，可見楊家對此事的慎重。



致謝去年夫婦到霧峰時曾受到招待，楊家先饗以「佳肴」、「旨酒」，後在楊雲萍陪同下「登山涉川」，而後到水源地，笑談終日，盡一日之歡。⁶³林獻堂回霧峰後於十二月十五日去信楊雲萍致謝，並要楊代向其母言這次受招待：「不敢輕輕道一句多謝以了之之意。」⁶⁴

林獻堂再次到楊雲萍家拜訪，主要是楊雲萍新婚，希望林獻堂能往觀新娘，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日記載：

十一時雲萍來，請余到其家會其母及妻，坐談數十分間，余招雲萍及妻月里〔裡〕同到鐵道ホテル午餐。⁶⁵

五・代向楊父求情

楊雲萍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畢業於日本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論文題目係研究英國的作家Thomas Hardy，⁶⁶楊雲萍學文而捨棄醫學校，⁶⁷對盼望長子繼承衣鉢的楊家而言，必有所不滿。一旦楊雲萍畢業，其父楊敦謨

63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頁三四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64 附件四，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5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八）》（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三年），頁一八九，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

66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楊雲萍年表〉，頁二一八。

67 楊雲萍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畢業於八芝蘭公學校，因時僅十四歲未滿十五歲，依規定不得報考醫學校，遂先入公立簡易農業學校就讀，一九二一年十六歲考取台北醫學校和台北州立第一中學，選擇後者就讀，即今日台北建國中學。（見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頁二〇七～二〇八）。



乃令其歸台。楊雲萍想滯留日本，故早在一九三〇年已託其師菊池寬⁶⁸修書給楊父，希望能再住東京一年。一九三二年九月早已滿限又過三個月，楊雲萍卻仍想繼續留日，楊父乃使出殺手鐮，自九月起不再寄生活費。爲此，楊雲萍向林獻堂請求，代爲向其父說項再延半年，主要是「甚望若能得其父再寄半年之費用，此後賣原稿即可以獨立生活」，林獻堂答應勸說其父，若其父不允，亦願出三百金給楊雲萍，以便完成其心願。⁶⁹

林獻堂將此事放在心上，回台之船剛到門司，立刻修書給楊父，書中請楊父再補助至明年三月。⁷⁰楊敦謨接信後表示要和林獻堂商量，而楊雲萍也寫信給林獻堂表示已緩不濟急，請先寄一百圓應急，林獻堂即日由台銀匯出。⁷¹十月十一日楊敦謨夫婦到霧峰訪問，林獻堂爲之詳述楊雲萍情形，其父遂答應再給半年資助，兩夫婦「再三拜託指導雲萍，使其成爲有用之人物。」⁷²

68 菊池寬，きくち・かん，本名ひろし，一八八八～一九四八年，日本香川縣人，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系畢業。起先以劇作家爲職志，在學中於一九一三年參加芥川龍之介等人的第三次《新思潮》，發表戲曲數篇，在第四次《新思潮》發表「屋上の狂人」、「父歸る」等戲曲及「身投げ救助業」小說，都未獲佳評。以後將精力投注在短篇小說上，一九一八年起陸續在《中央公論》上發表《無名作家の日記》，九月《忠直卿行狀記》，一九一九年一月《恩讎の彼方に》，確立其新進作家的地位。一九一九年辭時事新報社職（一九一四年任），與芥川入《大阪毎日新聞》爲客員。一九二〇年在《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連載「真珠夫人」，打開創作通俗小說的新境地，類似這種作品還有五十篇。同年由於市川猿之助演其劇本「父歸る」獲得好評，其編劇遂因其作家名聲之助而再被評價，確立其在獨幕劇的成就。一九二三年自費創辦刊行隨筆、評論的小雜誌《文藝春秋》，集合若干新進作家創作，到大正末年《文藝春秋》成長爲文藝色濃厚的綜和雜誌，文藝春秋社乃成爲大出版社。創芥川賞、直木賞、菊池寬賞，並合併小說家、劇作家兩協會設立文藝家協會。一九三七年當選東京市會議員，一九四三年任大映社長。因在戰時中是文壇界的代表人物，不免有「協力」的言論、行爲，因此戰後被解除公職，一九四八年因狹心症過世。白井勝美等，《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一年），頁三三〇。菊池寬曾任教日本文化學院，楊雲萍爲追隨菊池而赴該學院就讀。楊雲萍藏有菊池寬寫給其子楊恭威、楊恭志的紙箋。

69 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頁三七五，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

70 《同前書》，頁三八一，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

71 《同前書》，頁四〇八，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

72 《同前書》，頁四一二，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楊雲萍回台應該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以後，但不遲於五月，應該是四月，主要是楊雲萍有一首詩〈東京別三弟〉：

異地兄弟別，春□柳條春，臨歧強一笑，浸數短長亭。

雙親日勞碌，兒子拙謀生，文章無人買，四月出帝城。⁷³

末四句描寫的是他沒能達成賣文章度日的宏願，在父親只資助到三月、戀情也沒結果（後敘）的情形下，只好四月離開東京。⁷⁴如果我的推測無誤，則林春蘭所編的〈楊雲萍年表〉說楊雲萍在一九三二年末裝回台，需做修正。⁷⁵

六．爲譜鴛盟惜未成

林雙吉是林季商的女兒，其母郭玲瑜爲林季商第三個太太。與林雙吉同母的弟妹有妹林雙盼（後改名林剛），其夫魯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科威特大使；⁷⁶妹林雙祝（雙鳳）；弟林正亨死於白色恐怖，⁷⁷其妻沈寶珠輾轉逃到中國後，任謝雪紅秘書，文革時亦曾遭鬥爭；⁷⁸弟林水即林正利、弟林正

73 《民報》，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二），〈東京別三弟〉。

74 是年五月十八日楊雲萍即到霧峰，林獻堂鄭重其事親往台中迎接，代表了楊雲萍在日本的留學生涯已告一段落。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〇四，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

75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頁二一九～二二〇。

76 Joanna. C. Lin原著、王美雪譯，〈林雙吉回憶錄—和平戰士的一生〉，收入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六七。

77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爲民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四一。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潔字判決正本，林正亨等人的罪名是「共同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另觀許雪姬著，《林正亨的生與死》（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九十年），頁一～六八。

78 《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四五，原名沈寶珠後改名爲沈毅；可參見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出版社，民國八十年），頁六二七～六三〇。



寬，都去日本，正寬早逝；正利經商，已於一九九六年過世。⁷⁹

林雙吉的父親林季商，在一九二五年被福建軍閥張毅暗殺，死於漳州，於是林氏的遺孀、子女及母親都回台灣，這時林雙吉並未回台，她在廈門讀小學。畢業後考入私立女子中學就讀，到高一時結識他未來的丈夫林天祥，但因家中同姓不婚的觀念，其母爲之轉學到香港聖保羅女子中學就讀，十九歲畢業，在進入高級中學的高年級就讀前，回到台灣探親。⁸⁰

頂厝林獻堂能進一步認識下厝的侄孫女，是在赴洪爐別墅，邀請她們同行時。在日記中載：

雙吉十八歲，她說此回是初次歸台，來日中旬暑假之期已屆，將往入學，她現在集美高中一年也。她善談論，令人可喜！⁸¹

就憑此印象林獻堂乃在楊雲萍回台後不久（四月回，五月即來霧峰）請其到霧峰給林雙吉的母親郭玲瑜看，前後留九天，郭玲瑜卻不同意這項婚配。林獻堂在當天的日記下一個標題：「雲萍婚事不成」，其餘記述如下：



照片二 楊雲萍、黃月裡結婚照。照片右下角楊老師寫下其結婚日期1934.12.24並用「白話字」寫「tì chhù nih」（在家裡）。

79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秀容女士訪問記錄〉，收入《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二四。

80 《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六五，〈附錄二：林雙吉回憶錄——和平戰士的一生〉。但是依林獻堂日記所載，她這時在集美高中一年，真相如何，難以判斷。

81 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史所，民國九十年），頁二四一，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繼以雙吉配雲萍之事問之蓮如〔玲瑜〕，她嫌雲萍之身體輕薄；余謂體瘦者未必皆是有病，若雲萍之身體雖瘦，為健康無病者。⁸²

這件婚事雖未成，但林雙吉在日後仍在林獻堂的生涯中起了波瀾。

林雙吉再次回台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這時正好是一新會的各項工作已進入第二年之際，林雙吉積極地投入活動，或演講，⁸³或教會員刺繡。⁸⁴由於活潑能幹，因此受到林獻堂長子攀龍的愛慕，而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正式向父母提出他要和林雙吉結婚。林獻堂羞愧難當，因為林家頂、下厝本來就是同族，且攀龍還長雙吉一輩，⁸⁵他對攀龍勸說「近親結婚有害倫理道德」，攀龍不聽，反出不遜之言，林獻堂氣極出手打攀龍，這是林獻堂從未見的粗暴行為，顯見是在盛怒之中。他也明言，若兩人要結婚，即斷絕父子關係。⁸⁶攀龍雖在二天後表示放棄，十數天後決定前往東京，⁸⁷卻又在四月八日一新會日曜日講座中演講〈綠陰幽草勝花時〉，內容是訓示長者老人，其母楊水心聽了大怒。⁸⁸這一對年輕人最後都分別離開台灣，攀龍五月四日前往東京，⁸⁹雙吉接受林獻堂等族親的資助，⁹⁰先往北平入翊教女子中學，以

82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二〇，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83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七一，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題目是「社會改造與女子改〔解〕放」。

84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七六，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85 《同前書》，頁九二，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余與其母心中如壓以大石，苦悶異常，蓋恐其堅執不捨，必致家庭破裂，而政治運動、社會教化諸事業，則從此已矣！其母招余對祖先祈禱，默佑攀龍回心轉意！」。

86 《同前書》，頁九四，一九三四年三月七日。

87 《同前書》，頁九五，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又見〈楊水心女士日記〉，「本早攀龍向主人（即林獻堂）發表要去東京，至午後再反口徑，無愛去東京，為我大怒罵！」

88 〈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攀龍演題『綠陰幽草勝花時』大憤慨訓示長者、老人，為我聽了大怒」。九日：「午後去一新會宿舍與月珠、素貞、彰化奶座談，感覺攀龍昨夜演講之事大怒，不禁為他與雙吉有意使然。然後彰化奶有來安慰我，月珠亦來。」

89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頁一八六，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

90 《同前書》，頁二〇一，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每月支助五十圓，其中林根生、林資彬各出十圓，以後（一九三五年）改為每月給六十圓。



後往濟南就讀齊魯大學，⁹¹而將此事劃下休止符。

林獻堂何以急急為楊雲萍找「新娘」，很可能是楊雲萍在東京已對某女性情有獨鍾，卻未能結成連理。四月廿五日信稱：「……知有玉人至案上接櫻花，令人豔羨不已，且喜客中大不寂寞。」⁹²同年八月八日又稱：「兩日前又接來書，謂只為佳人又作無期延期，老弟豔福真是使人欣羨不已。世間最難得者為美人，而美人又能只合心中，有此豔福，雖南面王不易也。……未知只合心下之美人，肯賜鄉下老人一拜觀之光榮否。」⁹³這兩信都在一九三二年寫，本年林獻堂赴京「反對台灣米移入限制」，在眾議院前為來車所傷，已如前述，因此林獻堂沒有機會「拜觀美人」；而此一美人終未成為楊師母。

七·擬訂台灣省通志綱目

戰後林、楊兩人雖仍有來往，但因歷經戰後變化、二二八事件的傷痛，已不如戰前般緊密，幸得林獻堂被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的館長，兩人才較有機會相見，商談有關省通志綱目的事。

先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改組，林獻堂被網羅為省府委員。⁹⁴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省府召開委員會時，通過設立台灣省通志館。⁹⁵政府何以要設置？據云是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向省主席魏道明建議，說

91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八）》，頁三二〇，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原本要入南京金陵女大，因故先到齊魯大學就讀。依其孫女為其所做的傳，雙吉只在齊魯一年，為了到南京與林天祥在一起，輟學一年，一九三七年再進入金陵女大，那年十二月一日兩人結婚。而林攀龍後來娶同庄的曾珠如為妻，曾珠如畢業於彰化高女。

92 附件五，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93 附件六，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

94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頁一六二。

95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未照顧台灣的知識份子所致，⁹⁶魏道明深體其意，遂成立省通志館，以網羅、安插台籍人士。

四月二十七日林獻堂被聘為館長，⁹⁷這是林獻堂第一次主理政府相關文化事務。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台灣省通志館。⁹⁸他當務之急有四：一是尋找辦公地點，二是編列經費預算，三是安排人事，首先聘請黃純青、林熊祥等人為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四為找副館長人選，先是屬意連震東，⁹⁹再是林忠。¹⁰⁰設台灣省通志館的主要目的是修台灣省通志，故其體例、綱目的訂定成為通志館的主要工作，其次為發行通志館刊與修革命先烈傳。¹⁰¹

林忠在六月八日決定任副館長，¹⁰²他警覺到一九四六年政府已宣布將各省通志館改為文獻委員會，台灣省通志館也應該改為台灣省文獻會，以免發生問題。¹⁰³一九四九年省主席改由陳誠擔任，六月十日將通志館改為文獻會，¹⁰⁴林獻堂改任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以黃純青為副主委，以林熊祥為編纂組長，黃玉齋為資料組長，張文環為總務組長，整理組長陳俊雄固辭，秘書為曾今可、曾迺碩，會計謝輝、人事管理員蕭志職；協纂賴熾昌、廖漢臣、施教堂、吳承燕、賴子清、陳世慶、林衡立；編纂李騰嶽、黃

96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八十一年），頁一〇七。

97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林獻堂原以責任重大，不敢許諾，他問侄孫林培英、葉榮鐘、王達德後才答應。

98 林忠，《台灣光復前後之回顧與自傳》（台北：皇極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頁六七，<第八節出任台灣省通志館副館長。>

99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連震東拒絕的原因是「將欲辭退公務人員，專心經營實業，因觀其父（連雅堂）一生從事文學，晚年經濟之困苦，甚為悲哀，故欲改途也。」

100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101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

102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

103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

104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水沛、黃敦涵、孫萬枝、洪緝洽、蔡式穀，組員十多名，雇員七名，¹⁰⁵至於委員則兼任者八名，專任者七名，楊雲萍為專任文獻委員。¹⁰⁶林、楊兩個忘年之交成為同事算是佳話，而林熊祥、林衡立父子同時任職文獻會亦值得一提。¹⁰⁷

楊雲萍在省通志館成立時被聘為顧問，他對台灣文學、台灣歷史早有研究，是少數幾個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台灣歷史的先覺之一，一九四四年秋天有詩說明這段時間他的工作是：

新紙十千吾常在，東寧文獻紀殘棉。¹⁰⁸

他對台灣史料的關懷和熟悉，使他在戰後中國政府官員尚未來台接收時，就在《民報》十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上刊登文章，題為〈文獻的接收〉，引用秦亡，蕭何入咸陽首先接收典籍為例，並說明應當如何接收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及台灣舊慣調查會進行調查時留下的資料。另外是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中許多清代台灣史料的珍本，如《台灣通志》是原稿本；范咸的《續修台灣府志》是原刊本，周元文的《重修台灣府志》是影鈔本。另外，還有台北帝大圖書館久保文庫、大島文庫、伊能文庫、井出文庫，其中井出文庫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被禁止、被處分的刊行物，當時看這些書籍要大學總長（校長）特別許可，¹⁰⁹最為重要。光復不到四個月時，他又寫〈提議編纂「台灣史」〉一文，指出「現在我們還沒有一部綜合的『台灣

105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

106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兼任委員有民政廳長朱佛定、教育廳長陳雪屏、台大校長傅斯年、師範學院院長劉真、圖書館館長吳克剛、博物館館長陳兼善、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國民黨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專任委員林獻堂、黃純青、陳百村、傅汝緝、林忠、繆鳳林、楊雲萍。

107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合訪，《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九十二年），頁一六九～一七〇。

108 《民報》，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二版，〈甲申秋偶作〉（光復前作）。

109 《民報》，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文獻的接收〉（上）、（中）、（下）。



史』，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呀！而我們以為現在確是『台灣史』要出現的時期。」要遂行「歷史的接收」，要從日本人手中奪回我們的歷史。用自由的立場，批評、研究，更要在變遷的瞬間，「史料，出現的出現，可是消滅的也要消滅，不可不為之保存了。」¹¹⁰這種奪還語言、歷史的氣魄和遠見，在當時幾人能夠。以楊雲萍的經歷，被聘為顧問是適才適任。

七月六日楊雲萍找到林獻堂談論通志館的問題，¹¹¹翌日下午召開通志館及顧問委員會¹¹²聯席會議，將上午通志館人員決定的暫訂大綱七篇，即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物、大事記，細目二十餘件予以討論，歷時四個鐘頭，沒有得到具體的結果。¹¹³七月八日林獻堂再度找黃純青、林忠、林熊祥、楊雲萍等九人，談論綱目，分配各人應該擔任的調查研究，¹¹⁴以後林獻堂委託楊雲萍擬訂台灣省通志綱目。

九月二日在台灣通志館審查台灣省通志綱目時，有黃純青、林忠、林熊祥、李宗侗、陳旺成等二十人參加，先由楊雲萍說明綱目的編訂，其中他的新同事李宗侗、¹¹⁵黃純青、張文環都指出綱目中未盡善之處。早上之會既理不出頭緒，下午三時只好再開，亦無結論。¹¹⁶

九月二十二日，在未決定綱目前先決定文體與斷代，結果文體採用如蔣

110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楊雲萍全集》編譯、出版計畫期中報告書〉，二〇〇三年六月，頁四六～四七。此計畫主持人為林瑞明，協同主持人為許雪姬，助理為李毓嵐等。

111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

112 顧問委員有李友邦、林呈祿、陳虛谷、莊垂勝、楊雲萍、陳少棠、林熊祥。

113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114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

115 李宗侗為台大歷史系教授；而楊雲萍也在一九四七年被聘為台大歷史系教授。原先台大只願聘楊雲萍為副教授，楊不願任，台大校長陸志鴻「不得不」聘楊雲萍為教授。北岡政子等編，《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平成五年），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九日，頁二五九、二六一。

116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



總統演講之語體文，至於台灣省通志的下限則到陳儀來台接收止。¹¹⁷

九月二十三日林獻堂想要決定綱目，因此在早上開通志館會議，協議綱目三十八篇，下午開聯席會議，但因會中仍有人反對楊雲萍之綱目，以致原案遭到擱置，楊雲萍大為不滿。¹¹⁸由於諸事不順，而林獻堂也有頭眩宿疾，遂於十月四日向省主席魏道明請辭；¹¹⁹但魏主席不准，¹²⁰只得勉強為之，這時魏主席聘徐炳昶¹²¹為總編纂，但徐又遲遲未至。¹²²綱目未定，館刊未出，總編纂未來，林獻堂的處境相當困難。十月二十二日林獻堂再度開會斟酌暫定綱目，¹²³即使十月廿八日再開會議，亦無法決定綱目。¹²⁴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林獻堂以養病為名，離台赴日，從此不再回台。在離台前，九月五日他再度召開委員會，綱目仍未定案，預定九月廿五日再議；而斷代則決定修到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至於文獻委員會則決定以舊台幣二十二億五千萬元買柯石矜、陸阿龍等人在寶慶街的三層樓為會址。¹²⁵

林獻堂並未開二十五日的會，因他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赴日。他離任後，

117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118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119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

120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121 徐炳昶，一八八八～一九七六年，河南唐河人，筆名盧生，後改名旭生。一九一一年畢業於京師譯學館，一九一三～一九一九年到法國留學，學哲學。歸中國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學院院長、北平師範大學校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中共建國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全國人大代表。著作有《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提出中國古代部族分為三個集團：華夏、東夷、蠻苗，以華夏最重要，三者最後同化，逐步形成漢民族。對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研究創立新體系，對夏文化之研究亦有開創之功。另有《徐旭生西遊日記》、《南北絳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等。邱樹森主編，《中國史學家辭典》（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三四七。

122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123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124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125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六日。



由黃純青升任主委，林熊祥則由編纂組長升任文獻委員兼總編纂，¹²⁶於是通志綱目工作就由林熊祥重新擬定，共有凡例二十一則，綱目除卷首、卷尾外，共十一卷，五十八篇。

八·結語

林獻堂的性格溫和，絕不令人太過難堪，他對楊雲萍的愛護由以上敘述即可見之，他和楊雲萍談學問、臧否人物，下棋、飲酒，一起欣賞戲劇，主要原因在於他視楊雲萍為子侄；楊雲萍亦溫和，雖有傲氣，卻也秀逸不群，新舊文學皆精，值得林獻堂的器重，每當林獻堂赴日、赴台北，或楊雲萍到霧峰，莫不受林家親切的招待。林獻堂為了楊雲萍的終生大事擬代作伐族孫女許配，卻好事難成。

戰後兩人均忙於國事，見面機會減少，但林獻堂以通志館館長的身份請楊雲萍草成「台灣省通志假〔暫〕定綱目」，¹²⁷雖未曾被全部採用，卻也成為林熊祥定綱目的草本。在林獻堂日記中，林獻堂只有一次用教訓的口吻對楊雲萍說話，那就是楊雲萍初從日本回來到霧峰訪問時，林特別找莊垂勝來，三人做半日之暢談。莊垂勝勸楊雲萍為台灣文學盡一己之使命而啓導之，不能只投稿於日本雜誌，而不顧及台灣。楊雲萍表示輕視台灣的原因是，坐船抵門司時，看到同船台灣人的舉動鄙俗，深慚台灣。林獻堂乃正色地對楊雲萍說：

台灣人之卑劣自不待言，因其卑劣故吾人不可不負啓發指導之責任，余十數年來不敢獨善其身者蓋為此也！

126 陳漢光訪問，〈林熊祥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民國八十年），頁二四六。

127 林熊祥，〈台灣修志的理論與實際〉，收入王國藩輯，《林文訪先生詩文集》（台北：青文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頁八二～八五。



楊雲萍不復再辯！¹²⁸林獻堂的勸說有無效果？觀楊雲萍日後對台灣文學史、台灣歷史的研究，以及他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促請在座重視研究大東亞各國各地域的文學史，包括台灣文學史，¹²⁹可見端倪。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刊出楊雲萍「台大と台灣の研究」(中)主張台北帝大應該設置「台灣史講座」、「台灣文學講座」、「廈門語講座」，¹³⁰這一願望在戰後的台大，才由他自己達成開「台灣史」的宿志。這一連串的動作或許是楊雲萍聽林獻堂的話後，積極回饋台灣、重視台灣的舉動！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日記上載著林獻堂帶楊雲萍接受顧正秋之招待於大正町，¹³¹二十五日在開過文獻委員會後，林與林熊祥、楊雲萍一起到北投接受陳茂源（林熊祥的大女婿，時為台大法學院教授）招待。¹³²九月五日兩人在文獻會開會，見過最後一面，此後直到林獻堂在日本過世為止，兩個忘年之交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

林獻堂、楊雲萍兩位先生都是台灣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林獻堂領導日治時期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地位早已被肯定，但他對保存漢文、提升台灣文化、維持櫟社於不墜、賣力教導年輕人詩學詩作的貢獻則少人提及。¹³³他酷愛歷史，為修《林氏宗譜》、《林氏族譜》而撰稿編輯，出版《環球遊記》，前後在《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連載一百五十二回，費時四年

128 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頁二一二，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129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八年九月四日，〈兩項提案〉。他在參加這項大會中提出兩個提案，一是編纂大東亞各國各地域的文學史，或其概要之類的書籍。

130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台大と台灣の研究」（中）。他向台灣三省堂索取有關廈門語文獻資料。見〈楊雲萍資料庫〉，YP09-2，〈台灣三省堂信函〉、〈廈門語文獻資料〉。有關廈門語重要史料白話字印刷品，楊雲萍師收藏有六十多本小冊，以後將另文介紹。

131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

132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五日。

133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民國九十三年）頁六九～九一。書中未對教導年輕人詩學、詩作著墨。



多，也創下台灣出版業的新紀錄；¹³⁴保留當時愛佃、農事自治的具體措施，¹³⁵出版《坑口農事自治村事業概況》；更將林攀龍所創的一新會相關資料保存下來予以出版，¹³⁶後半生浸淫於舊詩，出版《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促成出版《無悶草堂詩存》、《樂社詩集》一、二集。楊雲萍則是繼連雅堂後的重要史家，¹³⁷雖然他未曾寫過通史性的書，但他對台灣歷史上的人物品評，提出新穎、由台灣立場出發的史觀，尤其在台灣大學歷史系開台灣大學院校中第一門「台灣史」課程，負責「教育」第三代、第四代台灣史學者，使他成為台灣史學史界最重要的人物。林獻堂有三子一女，都未能繼承其衣鉢，甚至因從小送到日本受教育，對母語、鄉土較為陌生，雲龍、關關甚至回台後才開始學母語，攀龍繼承其文化面，創立一新會，加入樂社，但未見其留下相關詩作，在國學方面亦無林獻堂的造詣。楊雲萍精於新、舊文學，國學基礎好，常在台大課堂中說「十三經可以倒背」（雖然我從來沒有聽楊師背過），但他最重視自己的身份是「



照片三 右起林獻堂、黃桂華(留東詩友會詩友)、劉明電、謝南光，攝於日本

134 許雪姬，〈日治時期林獻堂的文化活動〉，未刊稿。

135 林猶龍編，《坑口農事自治村事業概況》（台中：大安產業株式會社，昭和十年）。

136 包括昭和七、八、九年霧峰一新會《會員名簿》、《霧峰一新會事業實施要綱》、《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霧峰一新塾友會會則》、《霧峰一新詩文研究會》。

137 參考台大圖書館主辦「楊雲萍教授藏書暨手稿資料展」，其中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吳密察教授的專題演講，〈從連雅堂到楊雲萍～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本土台灣史研究〉。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

詩家的楊雲萍」，戰後詩家的他卻變成「史家的楊雲萍」，專攻明史、南明史、台灣史。林、楊兩人的忘年之交，楊雲萍無形中繼承了林獻堂的文化抱負，兩人的這段交情成為台灣史上的一段佳話。



照片四 馬上照相(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記載：「以文夫妻及其五子乘馬照相，余戲之曰：北斗七星。余亦乘馬照相，將以寄歸台灣。作七絕一首：『朝來乘馬繞庭前，照相聊將近況傳；若使故鄉諸友見，定言颯爽勝中年。』」按林獻堂於八月十一日與黃南鵬一起到林以德在輕井沢別莊避暑，八月二十五日回逗子。本照片後面為題贈給羅萬俔的詩，其詩文已將其日記及詩做了修正，詩曰：「朝來乘馬照庭前，老態龍鍾借相傳；若使故鄉親友見，或言颯爽勝中年。」



致謝：

1. 本附件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參加國家型數位典藏計劃，製作私人資料庫的成果之一。對該計劃中負責楊雲萍先生文書的助理馬千惠小姐，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
2. 本附件的判讀、中譯，謝謝中研院經濟所羅紀琮研究員，中研院近史所羅久蓉、劉素芬副研究員，中研院台史所鍾淑敏副研究員，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陳文添先生、林文龍先生。
3. 本文的修改、聯絡，主要為助理李毓嵐先生、秘書陳慧敏小姐所協助，謹致謝意。
4. 本文得以刊出，謝謝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簡秀昭小姐的邀稿、李榮聰先生的協助。

附件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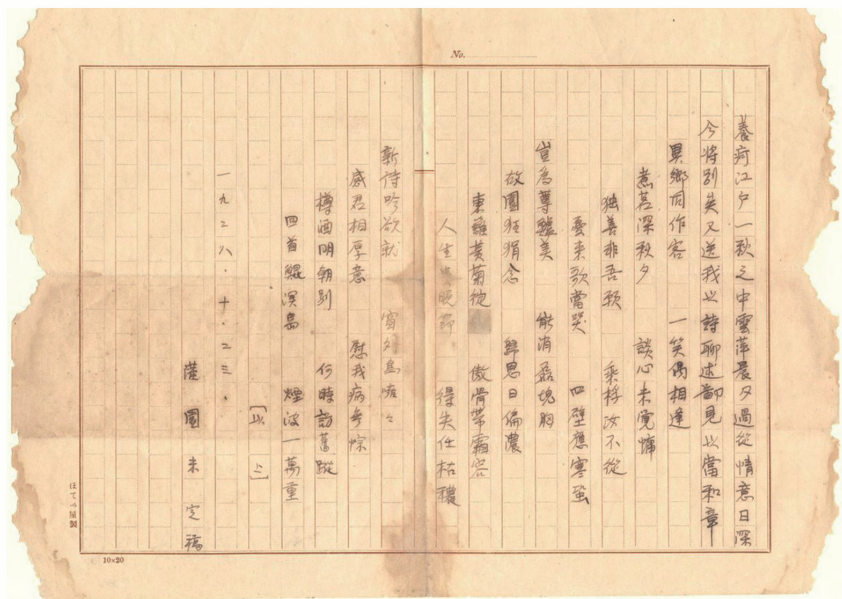
附件一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養疴江戶一秋之中雲萍晨夕過從情意日深今將別矣又送我以詩聊述鄙見以當和筆〉
附件二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七日	〈雲萍仁弟如握東京……〉
附件三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雲萍仁弟如晤……〉
附件四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雲萍仁弟如握前蒙……〉
附件五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雲萍仁弟如握舍姪……〉
附件六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	〈雲萍仁弟如握前接……〉
附件七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四二年(月日不詳)	〈次雲萍見寄原韻〉
附件八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	〈雲萍老弟雅鑒〉
附件九	林獻堂致楊雲萍明信片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謹賀新年〉
附件十	林獻堂致楊雲萍明信片	(不詳年)一月一日	〈謹賀新年〉
附件十一	林獻堂致楊雲萍明信片	(不詳年)一月一日	〈謹賀新年〉
附件十二	林獻堂致楊敦謨明信片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出席〉
附件十三	友濂婚儀蒙賀芳名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吉日 (二十四日)	〈友濂婚儀蒙賀芳名簿封面及內容〉
附件十四	金關丈夫致楊雲萍明信片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	〈有關神田評《胡人の匂》〉
附件十五	立石鐵臣致楊雲萍明信片	一九四三年一月	〈邀寫頌和追悼文〉
附件十六	池田敏雄致楊雲萍明信片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	〈《民俗台灣》相關事宜〉

附件二～六此五件先在中研院台史所掃瞄後，原件入藏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其餘相關書信入藏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附件一】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



附件一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養疴江戶一秋之中雲萍晨夕過從情意日深
今將別矣又送我以詩聊述鄙見以當和章

異鄉同作客 一笑偶相逢
煮茗深秋夕 談心未覺慵
獨善非吾願 乘桴汝不從
憂來歌當哭 四壁應寒蛩

豈為蓴鱸美 能消磊塊胸
故園狂狷念 歸思日偏濃
東籬黃菊綻 傲骨帶霜容
人生貴晚節 得失任枯穰

新詩吟欲就 窗外鳥嚶嚶
感君相厚意 慰我病無悰
樽酒明朝別 何時訪舊蹤
回首鯤溟島 煙波一萬重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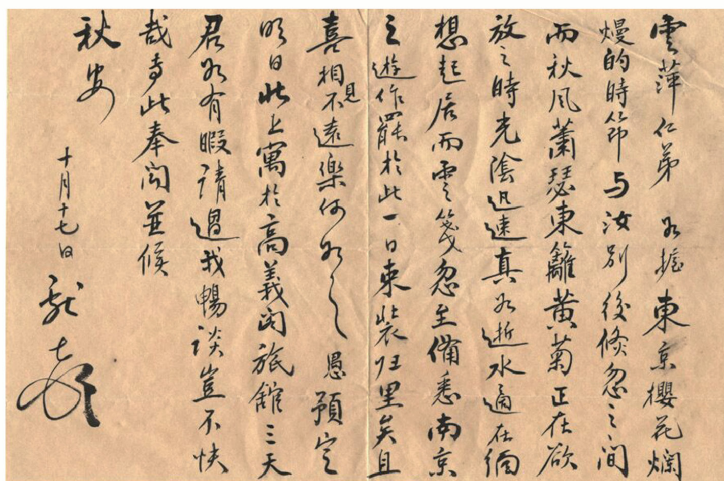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十・二三

灌園未定稿



【附件二】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七日）

年代不詳，經讀信意及《灌園先生日記》研判應是一九二九年。是年十月十八日林獻堂往台北，投宿高義閣旅館，雖然與楊雲萍沒有見面，不過信中有「東京櫻花爛熳的時間與汝別後」一句，知本年四月兩人在東京見過面，此年林獻堂因《台灣民報》改為日刊問題，與羅萬俔於三月一日抵達日本，五日到達東京時楊雲萍於車站迎接，四月十日林離開東京，當天上午和楊「雲萍等人同到上野看櫻花，……東照宮周圍的櫻花正盛開。」《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七〇、七二、一一〇。



附件二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雲萍仁弟 如握 東京櫻花爛熳的時節與汝別後倏忽之間而秋風蕭瑟東籬黃菊正在欲放之時光陰迅速真如逝水適在緬想起居而雲箋忽至備悉南京之遊作罷於此一日束裝歸里矣且喜相見不遠樂何如之愚預定明日北上寓於高義閣旅館三天君如有暇請過我暢談豈不快哉專此奉聞並候
秋安

十月十七日 獻堂頓



信封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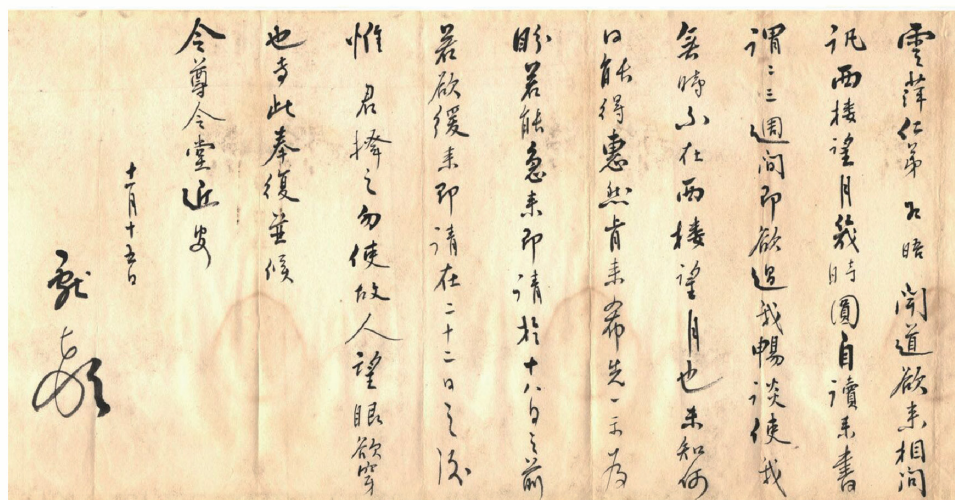


信封背面



【附件三】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三一七，「修寄培火、榮鐘、雲萍之信。雲萍歸台已月餘矣，聞其欲來相訪，故再修書促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楊雲萍果然到霧峰（頁三二八），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月四日到日月潭遊覽（頁三三一～三三六），這期間林獻堂之堂弟林澄堂於十二月三日過世（頁三二八），楊雲萍於十二月五日離開霧峰（頁三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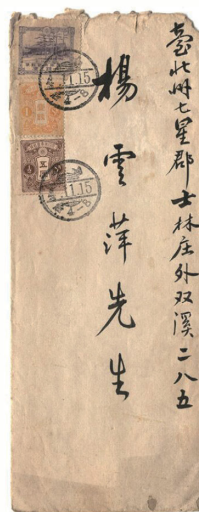


附件三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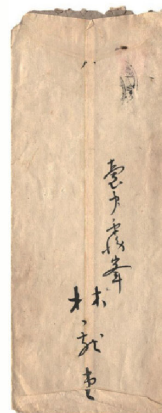
雲萍仁弟 如晤 聞道欲來相問
訊西樓望月幾時圖自讀來書
謂二三週間即欲過我暢談使我
無時不在西樓望月也未知何
日能得惠然肯來希先一示為
盼若能急來即請於十八日之前
若欲緩來即請在二十二日之後
惟 君擇之勿使故人望眼欲穿
也專此奉復並候
令尊令堂近安

十一月十五日

獻堂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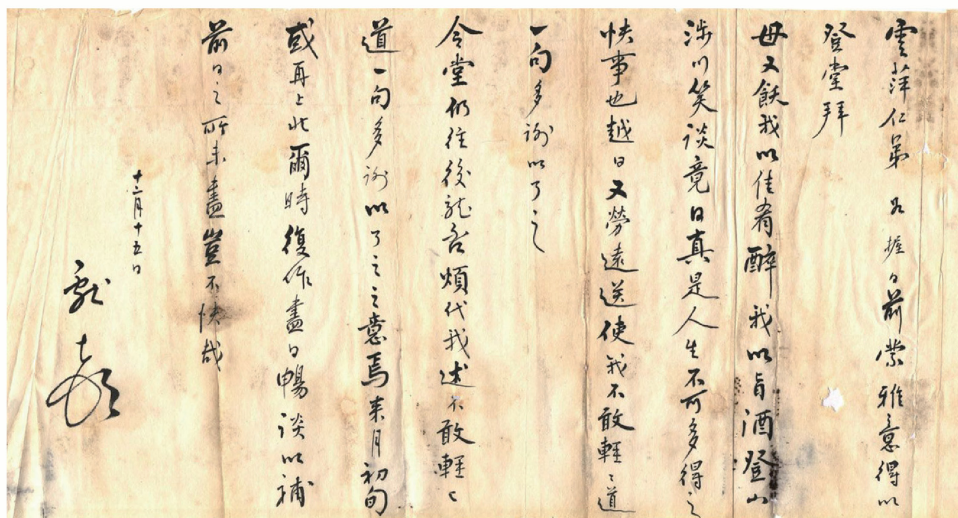
函信封正面



信封背面



【附件四】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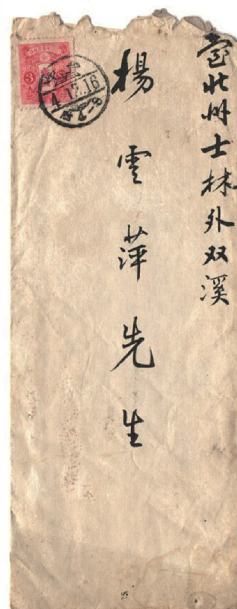


附件四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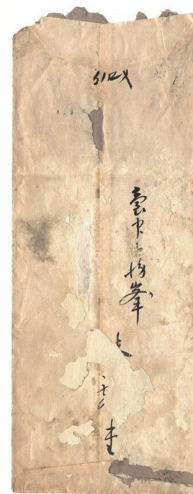
雲萍仁弟 如握 日前蒙雅意得以
登堂拜
母又飲我以佳肴醉我以旨酒登山
涉川笑談竟日真是人生不可多得之
快事也越日又勞遠送使我不敢輕輕道
一句多謝以了之
令堂仍往後龍否煩代我述不敢輕輕
道一句多謝以了之之意焉來月初旬
或再上北爾時復作盡日暢談以補
前日之所未盡豈不快哉

十二月十五日

獻堂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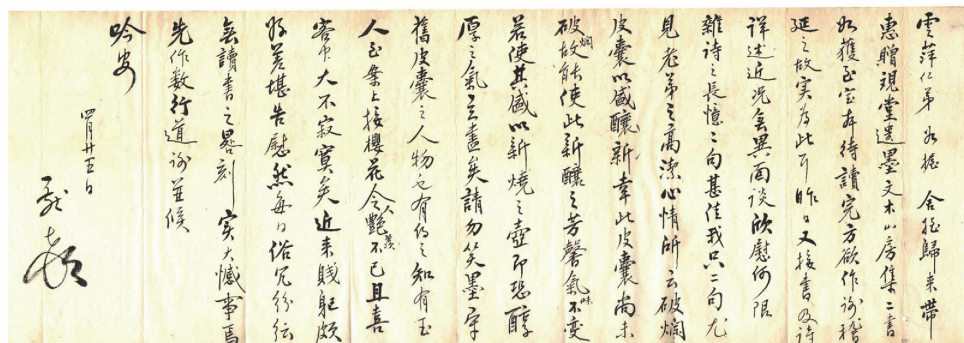
信封正面



信封背面



【附件五】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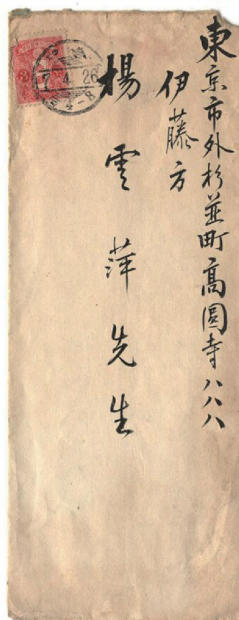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

附件五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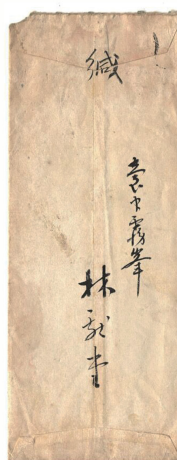
雲萍仁弟 如握 舍姪歸來帶
惠贈觀堂遺墨文本山房集二書
如獲至寶本待讀完方欲作謝稽
延之故實為此耳昨日又接書及詩
詳述近況無異面談欣慰何限
雜詩之長憶二句甚佳我只二句尤
見老弟之高潔心情所云破爛
皮囊以盛新釀幸此皮囊尚未
破爛故能使此新釀之芳馨氣味不變
若使其盛以新燒之壺即恐醇
厚之氣立盡矣請勿笑墨守
舊皮囊之人物也有望知有玉
人至案上接櫻花令人豔羨不已且喜
客中大不寂寞矣近來賤軀頗
好差堪告慰然每日俗冗紛紜
無讀書之晷刻實大憾事焉
先作數行道謝並候
吟安

四月廿五日

獻堂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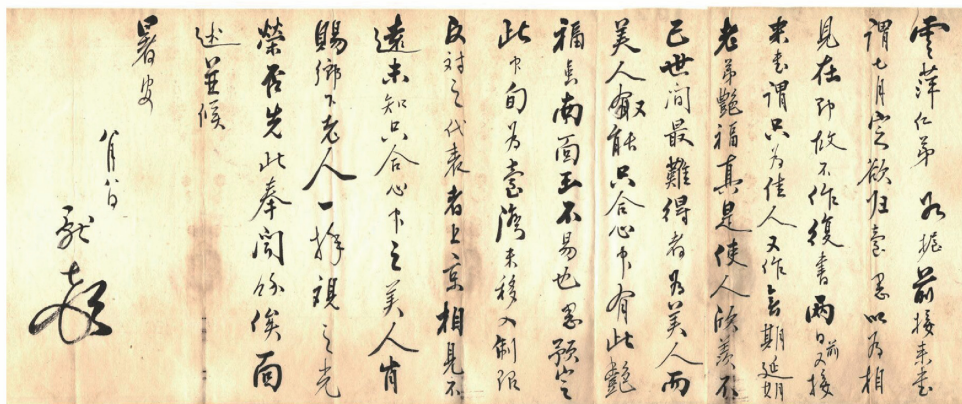
信封正面



信封背面



【附件六】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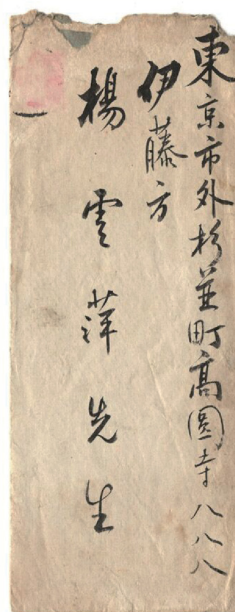


附件六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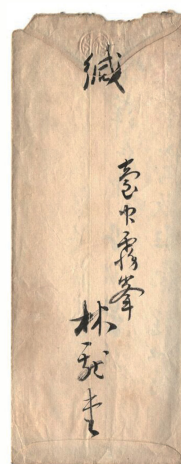
雲萍仁弟 如握 前接來書
謂七月定欲歸臺愚以為相
見在即故不作復書兩日前又接
來書謂只為佳人又作無期延期
老弟豔福真是使人欣羨不
已世間最難得者為美人而
美人又能只合心中有此豔
福雖南面王不易也愚預定
此中旬為臺灣米移入制限
反對之代表者上京相見不
遠未知只合心中之美人肯
賜鄉下老人一拝觀之光
榮否先此奉聞餘俟面
述並候
暑安

八月八日

獻堂頓



信封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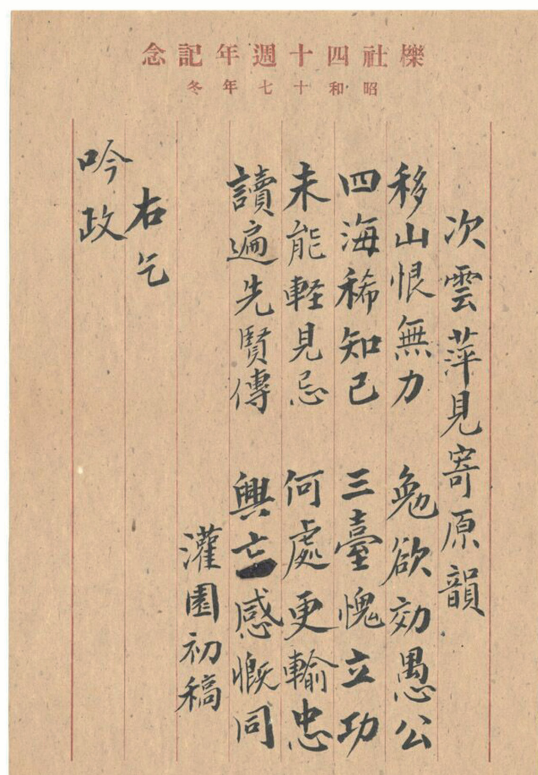


信封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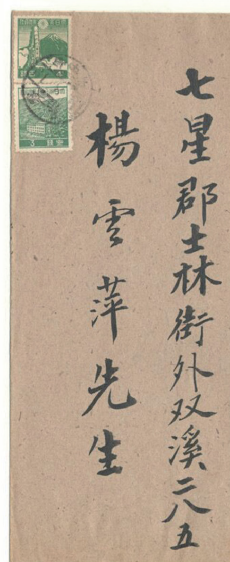
【附件七】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四二年）(月日不詳)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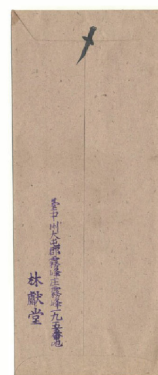


附件七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次雲萍見寄原韻
 移山恨無力 勉欲效愚公
 四海稀知己 三臺愧立功
 未能輕見忌 何處更輸忠
 讀遍先賢傳 興亡感慨同
 灌園初稿
 右乞
 吟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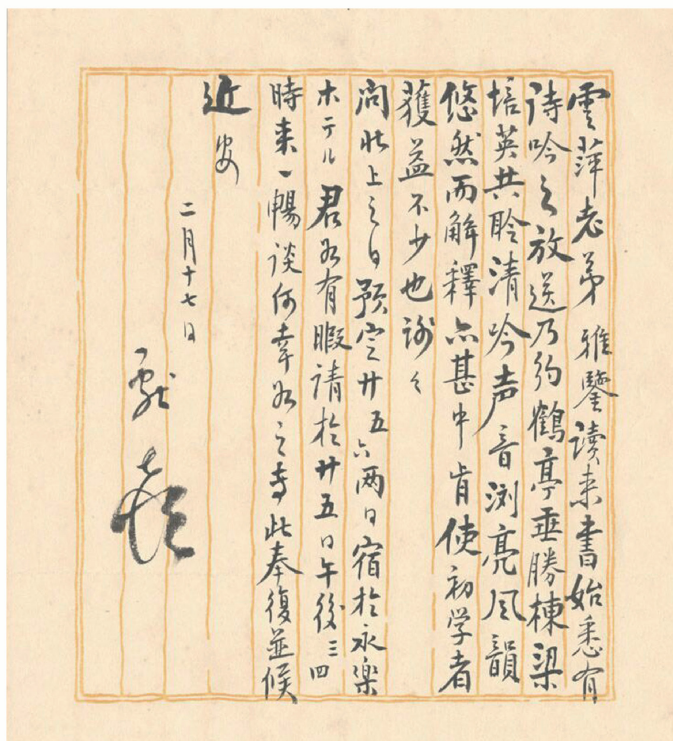
信封正面



信封背面



【附件八】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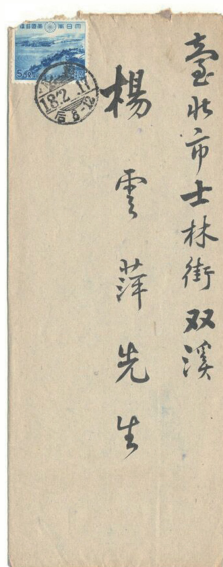


附件八 林獻堂致楊雲萍書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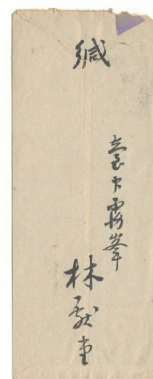
雲萍老弟 雅鑒 讀來書始悉有
詩吟之放送乃約鶴亭垂勝棟梁
培英共聆清吟聲音瀏亮風韻
悠然而解釋亦甚中肯使初學者
獲益不少也謝謝
問北上之日預定廿五六兩日宿於永樂
ホテル君如有暇請於廿五日午後三四
時來一暢談何幸如之專此奉復並候
近安

二月十七日

獻堂頓



信封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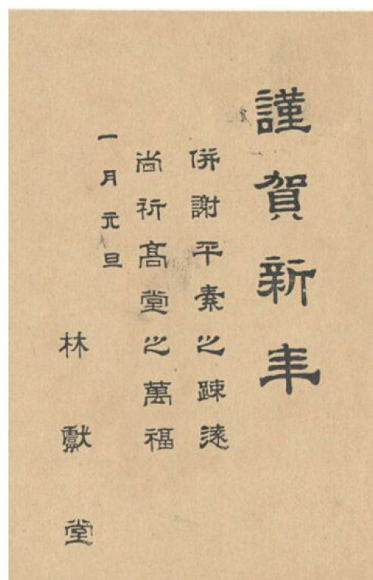


信封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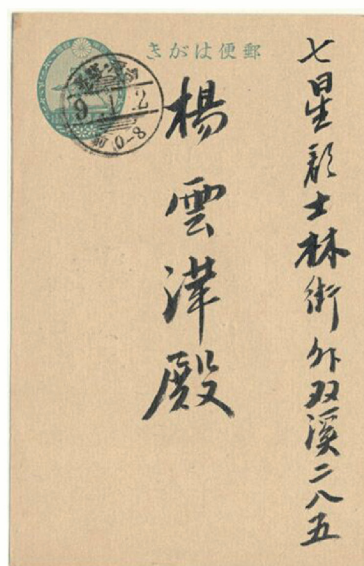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

【附件九】 林獻堂致楊雲萍明信片（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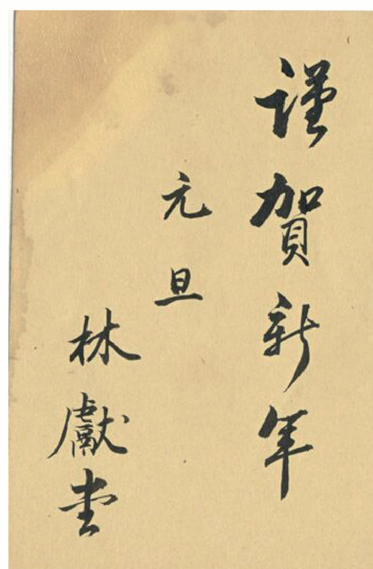


明信片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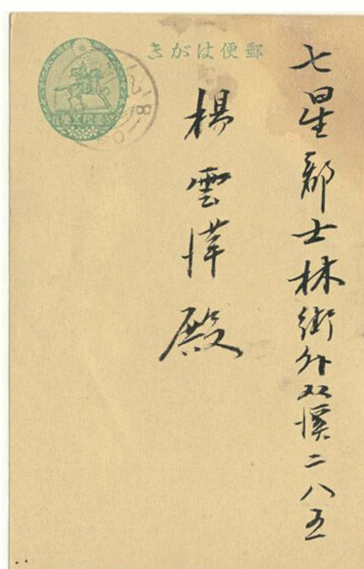


明信片正面

【附件十】 林獻堂致楊雲萍明信片（(不詳年)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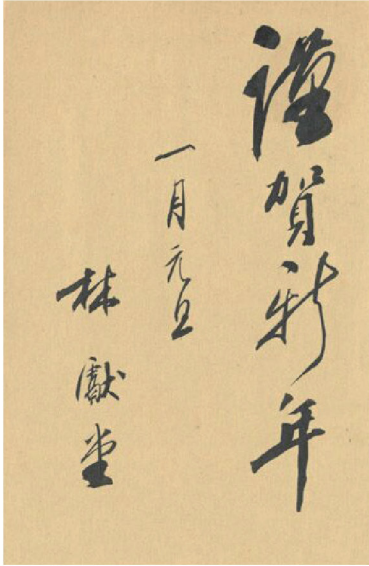
明信片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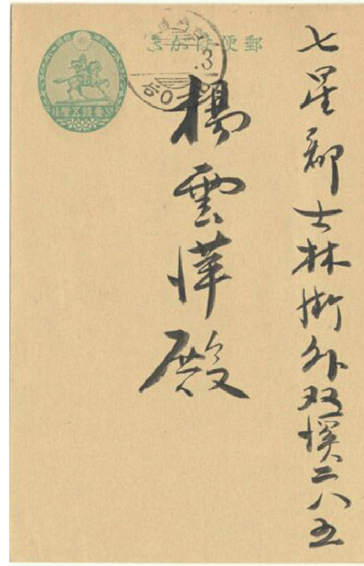
明信片正面



【附件十一】 林獻堂致楊雲萍明信片（(不詳年)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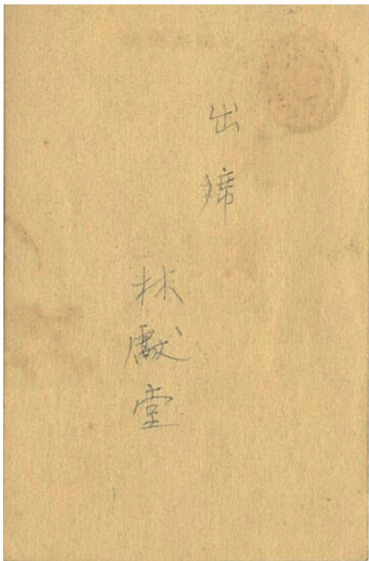


明信片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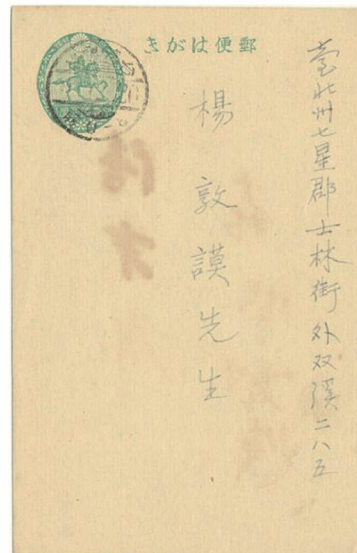


明信片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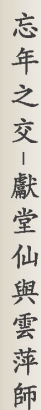
【附件十二】 林獻堂致楊敦謨表示要出席其子楊雲萍的婚禮明信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明信片背面



明信片正面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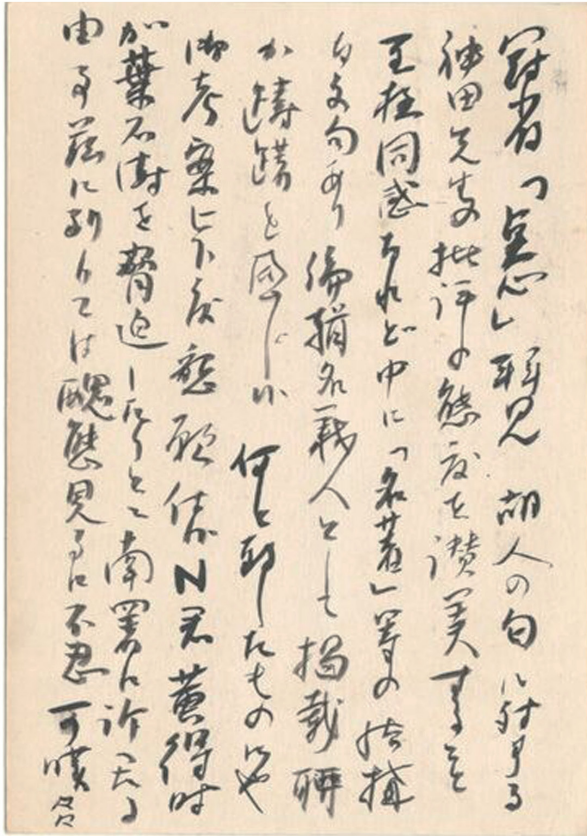
昭和九年新十二月吉日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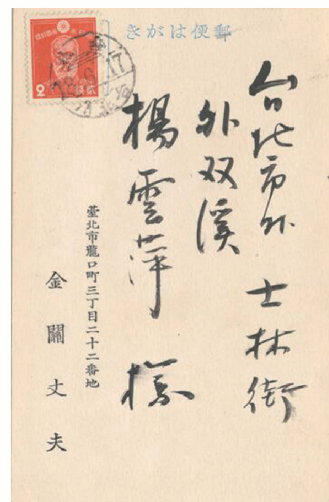


【附件十四】 金關丈夫致楊雲萍明信片（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

金關丈夫寫給楊雲萍信函十封、明信片十四張，此為明信片之一。



明信片背面



明信片正面



附件十四 金關丈夫寫給楊雲萍明信片原文

冠省¹「點心」²拜見胡人の句³に対する
神田⁴先生の批評の態度を讚美すること
至極同感されど中に「名著」等の結構
な文句あり編輯名義人として掲載聊
か躊躇を感じ候 何と致したものの候や
御考案被下度懇願仕候・⁵N君⁶黃得時
が葉石濤を脅迫したりとて南署⁷に訴へたる
由事茲に至りては醜態見るに不忍可嘆々々⁸

金關丈夫寫給楊雲萍明信片翻譯

逕啟者：〈點心〉已拜讀，你讚美
神田先生對於《胡人の句》一書的批評
態度，我也極表同感。惟「名著」等有
些「不錯」的文句，要我以編輯人名義
加以刊登，還是讓我有些猶豫難決，如
何處理為宜，還請代我費心思量。N君
因黃得時脅迫葉石濤之事，訴諸南署，
事態演變至此，醜態畢現，既不忍心，
也感可嘆！草此。

金關丈夫

- 1 冠省：かんしょう，在信的首行，稱「頭語」，是日文信的開頭，如拜啓、拜呈，冠省就是省去上述的「陳啓敬辭」，也可用「前略」、「略啓」等表示，但冠省是較為客氣的用法。既用冠省，則結尾時可用草々、忽々、不一、不_レ等辭，此處譯為逕啟者。
- 2 〈點心〉一文，發表於一九四三年五月《民俗台灣》二十三號「點心」專欄，共寫了五道「點心」，此為其中之一。按《民俗台灣》創刊號一九四一年七月，到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四二年五月）才有「點心」欄，刊載出版消息，作者對文章的訂正，讀者的感想等。
- 3 《胡人の句》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發售，金關丈夫著、立石鐵臣裝幀，由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出版，共三百頁，是「南方叢刊」之一。內容為金關發表有關人類學、民族的考古學之小品、哀集而成。雖然主要給一般讀者看，但是書中也包含了一些資料和有創意的考證，對專門的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本好書。部分內容如下：わきくさ物語、アイヌの腋臭、胡人の句ひ、纏足の效用等。參見《民俗台灣》第三卷第三號（通卷第二十一號），昭和十八年三月五日出生，廣告頁。
- 4 神田：可能是神田喜一郎（一八九七～一九八四），一九二一年日本京都帝大文學部史學科（中國史專攻）畢業，最初任宮內省圖書寮囑託，負責調查漢籍，一九二九年任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助教授，一九三四年升為教授，擔任東方文學講座。戰後返日，歷任大谷大學，大阪商科學教授，一九五二年轉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首任館長，其專門的中國研究被稱為「神田學」，一九七二年獲選日本學士院會員，主要著作有《東洋學說林》，並曾主編《內藤湖南全書》（共十四卷），他在《胡人の句》一書刊出後，即在《興南新聞》（5月24日）第四版刊出其書評——〈學者の博聞強記—金關丈夫の「胡人の句」を読む〉。
- 5 楊雲萍在看過神田的書評後，極表同感，再寫一文欲刊於「點心」欄，金關認為稿中有「名著」等文字，要當主編的他有點為難，《民俗台灣》第七號「點心」欄果真刊出，但楊雲萍似乎在接到此信後稍做修改將「名著」等字眼刪除。
- 6 N君可能為にしかわみつる（西川滿），至於為何事則不詳。
- 7 即台北南警察署的簡稱。當時台北市分成南、北兩署，萬華分署，南署在今台北市警局附近，北署即今大同分局。秋澤次郎，《新舊對照管轄要覽》（台北：台灣警察協會，大正十一年），頁一～六。
- 8 々々乃「草々」或「忽忽」そうそう，譯為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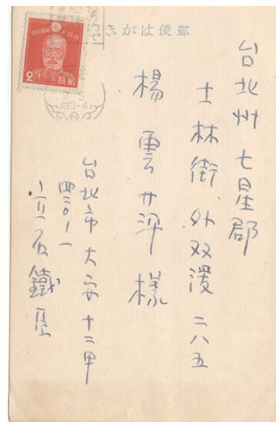
【附件十五】 立石鐵臣致楊雲萍明信片（一九四三年一月）

立石鐵臣寫給楊雲萍信函五封，明信片五張，此為明信片之一。

立石鐵臣寫給楊雲萍明信片原文

賴和先生が一月三十一日逝去されたことは
痛恨にたえません。
賴和先生の業績には台湾の民俗に関し
ても大きいものがあつたと思ひます。
次号の「民俗台湾」に先生のさういふ業績に
関する回想を主とする貴兄の追悼文
を得たいと思ひます。¹ 金關先生池田兄と
談合の結果、右の事御願ひする次第
です。

立石鐵臣



明信片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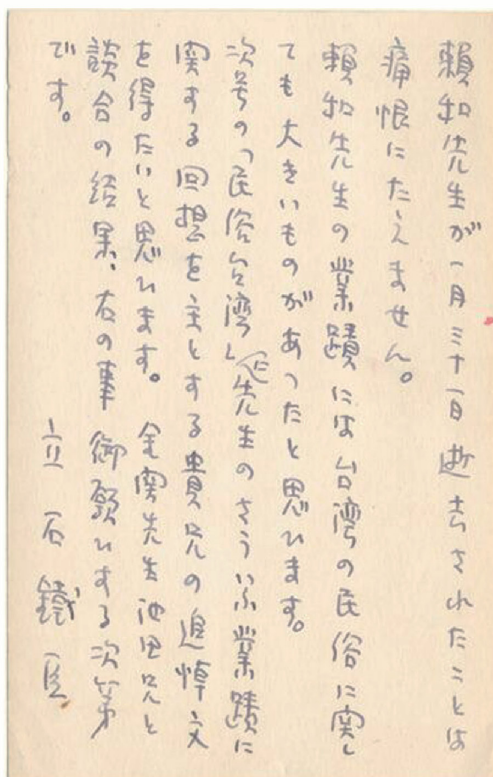
立石鐵臣寫給楊雲萍明信片翻譯

賴和先生在一月三十一日仙逝，
令人痛心不已。

賴和先生在台灣民俗方面亦有卓
越的業績。

下一期的《民俗臺灣》準備以回
想賴先生在這方面的業績為主題，想
請您撰寫相關的追悼文。本件是和
金關先生、池田兄協議之後決定的，
特此請託。

立石鐵臣



明信片背面

1 楊雲萍在《民俗台灣》第三卷第四號，即通卷第二十二號，頁三十～三一，撰有〈賴和氏追憶〉一文。



【附件十六】 池田敏雄致楊雲萍明信片（一九四一年七～八月）

池田敏雄寫給楊雲萍的信函七封，明信片四十三封，電報一通，其妻池田（黃）鳳姿的明信片二封，此為明信片之一。

池田敏雄寫給楊雲萍明信片原文

拜復 お葉書嬉しく拝見致しました。 玉稿いた
だけるとのこと、 たのしみです。 創刊号¹ をご覧になれば、大
体の様子おわかりのことと思いますが、 執筆していただき
たいこと大いにあります。 何れ拜眉の上詳細お願申上
げます。 尚金関先生との論争、 第二号に発表させ
ていただきます。 ²兩者とも態度は却 立派であり 公開
しても好感を以て拜讀出来ることと思ひます。 西川氏の「華麗
島に現れたる民俗」³は、 甚だ勝手ではありますが 是非
ともお願申し上げます。 ⁴創刊号には陳夫人 をあつかいま
した関係で、次号にもこれに類したもの取上げたいので
あります。 ⁵御健闘をお祈り致します。

1 創刊號指的是《民俗台灣》創刊號，發行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2 楊雲萍對金關丈夫於一九四一年五月《民俗台灣》要出刊之際，發給各界的「趣意書」有意見，立刻在五月二十九日《台灣日日新報夕刊》學藝欄發表〈研究と愛〉一文，故池田敏雄特在《民俗台灣》第二號、第三號特闢「論評」一欄，刊出〈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繞る論争の始末（上）「民俗台灣」發刊に際して〉，再刊出金關丈夫的回答〈民俗への愛楊雲萍君に答ふ〉（頁四二～四五），第三號刊出（下），由楊雲萍再回應金關丈夫〈文脈と語氣 金關丈夫先生に答ふ〉（頁三九～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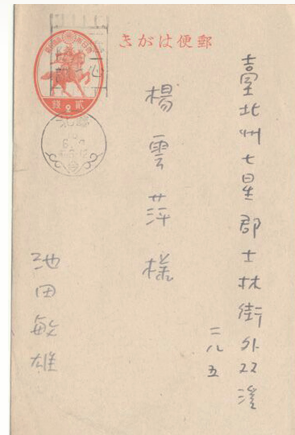
3 《民俗台灣》創刊號（第一卷第一號）刊出陳紹馨〈陳夫人に現れたる台灣民俗〉一文（頁四～九）。《陳夫人》一書為庄司總一（一九〇九～一九六一）所著，一九四〇年完成《陳夫人》第一部、一九四二年完成第二部、一九四三年八月第一屆大東亞文學獎獲次獎。一九四一年曾將第一部改為話劇演出，頗獲好評。本書主要內容為日本女子安子嫁到台南紳士陳家，安子在封建的陋習和大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她的丈夫陳清文雖在日本受大學教育，在台灣則是被殖民者，其在本所受的高等教育和理想之夢被摧殘殆盡，兩人所生的女兒更有認同的困擾。

4 楊雲萍在《民俗台灣》發表的除「論評」不算外，第一篇文章為刊於第一卷第四號的〈排算八字と析字法〉（頁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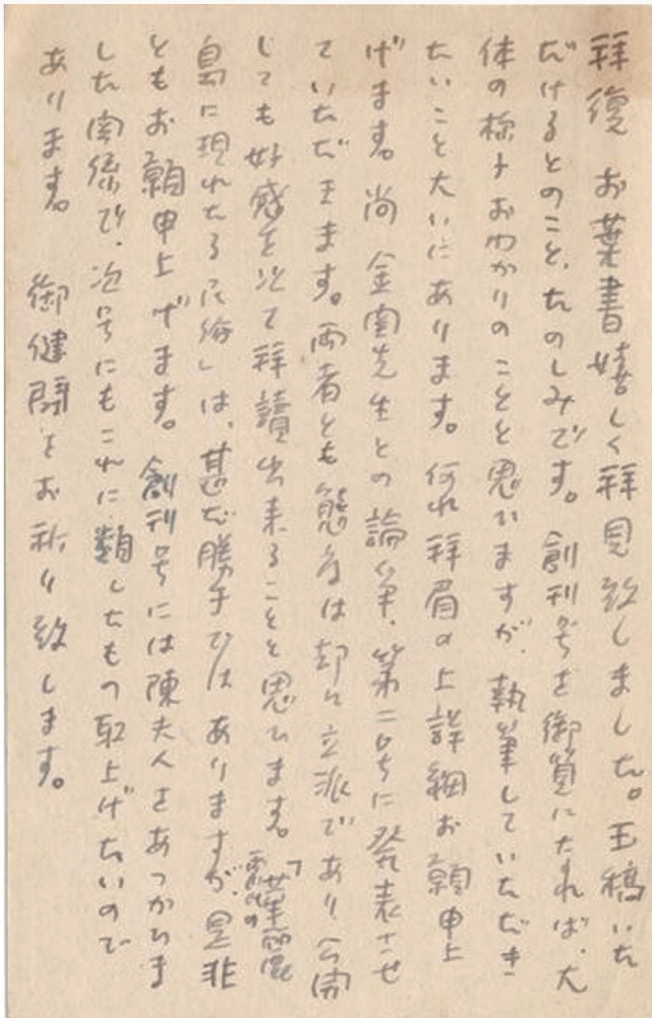
5 西川應為西川滿，而此文並未在第二號《民俗台灣》刊出。

臺灣文獻

第五十七卷 第一期



明信片正面



明信片背面

池田敏雄寫給楊雲萍明信片翻譯

敬復者：很高興拜讀寄來的明信片，很期待可以看到你的來稿。你若看了創刊號，應該可以瞭解大體的模樣。有很多想請你執筆撰寫的事項，這些希望在見面之後詳細說明、拜託。另外和金關先生的論爭文，會發表在第二期，當事者雙方態度都極為誠懇，縱令加以公開，也不會留下不好印象。西川氏在「華麗島所展現的民俗」部份，我很冒昧無論如何要麻煩你幫忙。因創刊號中是有關《陳夫人》之故，所以在下一期也準備以類似者作主題。敬祝健康、順利發展。

